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十

928
コ
20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

掖垣繳駁　日記附

繳新知惠州趙希君免朝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新知惠州趙希君申審朝辭
令赴廣東經畧司銓量訖之任録黄一道今臣書
行須至申聞者

右臣所准前降旨揮仰見朝廷遠省貴之意但臣嘗
待罪廣東倉漕見本路十有四郡惟潮最大而惠次
之江浙大州有所不向向來潮守多於班行中選知
名之士如惠州或差朝士或界外庸並顯著者近

歲二郡調守頗失之輕如趙希君者不知其為何如人但以其履歷考之改官之後兩邑奏方成須入嘗任雷倅不吉在任寔歷年月嘗知鬱林州元不曾赴便待惠守其人既無朝績又無外庸惟有朝辭一節可以驗其材否今旬月之內潮守免於前惠守免於後自此遂為定例目前若小費他日敗缺然後去之其為害何止朝辭小費而已況舊制雖嘗經上殿而在四年之外並不免辭朝今希君係元不經上殿之人羅浮佳郡又非烟瘴小壘之比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令趙君朝辭訖之任仍免令後差除潮惠二守稍重其選以蘇二郡之凋瘵其烟瘴小郡却合與免朝辭就近銓量之任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龔基先淮東運判行奏狀

准中書省門下送到錄黃一道勘會龔基先生長淮地習知邊事在當事臺諫中情有可矜奉
聖旨依舊直秘閣除淮東運判令臣書行須至奏聞
右臣竊見向來一相獨運孰不由當閣以進身今茲多事乏才尤不可因一眚而廢士如基先者畀之以節初不為過但臣采之公論皆謂其人未為臺諫之

前本無過失可指及擢察官則非前日之基先以方舊撥之欲再入也綱常掃地悖德滔天舉朝皆私其人無敢助 陛下者僅有一二臣為國忠謀晋之瓚乃用前此全臺逐杜範之策倡率同列上疏基先曾先一語救止忻然預名肆為誣下罔上之言奮擊尊君親之人賴 陛下聖明動照其情夜半一紙逐四人者使去天下歌舞聖德比於舜之去凶同時胡清獻亦為察官舊撥使論館職之不附者清獻不肯奉命人所共知然猶不知免降黜至基先但有附和而無異同反得起廢臣恐晋之斗南之

之徒聞之各彈冠而相慶矣昔柳宗元劉禹錫當唐材臣一附非人終身不能自拔於八司馬之列雖裴度賢相不敢有援引豈非立身一敗他美莫贖乎臣謂 陛下拔擢淮士當得剛直如王萬者而用之若略大節取小才平居志行不立設有緩急何以責其死城郭封疆乎欲乞 睿斷將基先新命姑與寢免以教臣子之忠孝以杜姦黨之覬覦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掖垣日記

十一月初九日 御筆史嵩之昨嘗預乞掛冠今

已從吉可守本官職致仕

奏乞坐下史嵩之致仕罪名狀 十二日

臣伏覩御筆從嵩之昨來所請俾之致仕　聖斷赫然中外臣庶莫不鼓舞臣遵奉　詔旨即以書行但管見懷不能已須至奏陳竊見先朝進退大臣皆著功罪貶丁謂之制曰無將之戒深誅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貶蔡確之制曰裕陵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謂確皆宰相也皆著其罪況罪浮於確者乎臣竊意　陛下所以委曲回互不欲暴揚必以其罪狀醜惡之故臣今只論

道有虧臣節不順而不敢及其隱慝謹按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父在日勸行好事每悖訓言一也父臨終戒勿起復首違治命二也當日內分烈之時揚爲不聞出入朝堂食稻衣錦分布私黨攙以邪謀先起復而後奔喪三也宰我欲短喪爲朞得罪聖門嵩之謀於卒哭內赴堂治甘爲宰我之罪人四也有無君之罪七自昔握兵大臣尤當恭謹以遠嫌疑嵩之督師於外乃用詭計徵服疾馳詐稱張路分徑入將作監見百官秉魁柄襲王敦蘇峻下石頭之迹一也外交王楫倚盍以劫制朝廷祖秦檜挾撻辣之智二也

其欲恐動　陛下則警報交於道塗及欲順適　陛
下則捷奏出於懷袖與趙高指鹿無異三也已所狎
暱並居要津上所親信各就散地蹤隔勲舊中傷忠
良有林甫盧杞所不敢為四也樞印攜歸四明斥擯
擺至四明堂案決於四明堂吏役於四明除目先禀
明四明然後出邊報先達四明然後奏雖元溫自
姑孰制朝權亦未至此五也國本未建忠吾君欲早
定嵩之外為父寺之諂語內懷商賈之販心殆與田
蚡相類六也大臣負罪當闔門恐懼嵩之刺探机密
聊睨宮省　朝廷動息毫髮必知意欲何為七也臣

觀其心胆粗大志望無厭盗威柄為己物視英主如
遺腹要褁天下皆為斯人必為國家之疽根禍本而
陛下猶以舊宰相礼貌之過失臣聞古者責臣扺辜
遷就為諱者謂帷簿不修簠簋不飾之類爾若得罪
於綱常自絕於名教九州四海知之千萬世知之國
非可以掩匿之事也　陛下倘以諫官御史給舍侍
從群臣諸生所言他罪狼藉流傳四方恐傷國体則
乞　聖慈詳臣此章止是言其公罪雖史嵩之有喙
三尺不能自文矣自來舊相致仕必有致辭既從嵩
之自乞則合用杜悰歐陽修之例為襃詔以寵加之

何以示天下後世設為貶詞則既不坐下罪名秉筆
者何所按據此綦崇礼所以必請高宗皇帝御筆然
後草秦檜制也臣竊謂公議咸請誅竄而 陛下
終始保全第令休致不謂不盡恩意矣群臣若不體
聖意復於休致之外別請削奪則曰難行今臣所陳
止乞 明詔著其所以致任之因庶幾詞臣有所按
據見之訓詞以塞公議以昭國法宜若可施行矣臣
疎遠孤立受 聖主最深眷 聖恩特厚不敢持高
論以沽虛名所以黃至即書既書又齋戒沐浴密削
此奏仰俾 聖政之万一惟陛下財赦而採擇焉

貼黃

臣伏恐 聖意亦欲付臣凡奏於外則乞 聖慮
採臣愚忠渙發 詔旨檃括三數語畧言臣條交
疏論列不已陛下以其親老終始保全俾之致
仕之意臣當仰體 聖意微婉其詞庶幾恩出君
父允協事體或 陛下推其親老札乞令二三大
臣議定取 旨施行

錄丞相柬十三日

某早聞奏事上謂中書當奏山相掛冠事欲示保全
之意只可作自陳行詞山向来寔有文字杭出候

右臣恭承右丞相游侶傳奉宣諭降下史嵩之乞致
仕劄子一件令臣依已降 御筆作自陳致仕体此
日下降制臣恭依 聖訓外但所謂守本官職致仕

者未知守何職右丞相既非職名之比所有本官見
封永公國合於階官下帶永國公致仕庶得允當恭
候旨揮施行

十四日 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乞寢史嵩之職名奏狀十五日不付出

臣昨日進講側聞玉音已降 御筆史嵩之除職緣
臣清旦已在東華門侍班實未曾知所除何職講退
方聞大觀文至晚吏來書黃臣為之終夕輾轉不寢
切見 高宗朝前左相沈該以被論落大觀文致仕
孝宗朝左相葉顒以雷變罷不除職止守本官奉祠

服閑除職予祠也今某論意於中書不敢不亟以稟
伏乞台照

宣諭十三日

得旨宣諭丞相令錄白去歲史嵩之乞致仕劄子一件降付劉某可依已降
御筆依自陳致仕體此日下降制仍具依應聞奏

回奏十三日

右臣恭承右丞相游侶傳奉宣諭降下史嵩之乞致仕劄子一件令臣依已降 御筆作自陳致仕体此日下降制臣恭依 聖訓外但所謂守本官職致仕者未知守何職右丞相既非職名之比所有本官見封永公國合於階官下帶永國公致仕庶得允當恭俟旨揮施行

十四日 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乞寢史嵩之職名奏狀十五日不付出

臣昨日進講側聞玉音已降 御筆史嵩之除職緣臣清旦已在東華門待班實未曾知所除何職講退方聞大觀文至晚吏來書黄臣為之終夕輾轉不寢切見 高宗朝前左相沈該以被論落大觀文致仕
孝宗朝左相葉顒以雷變罷不除職止守本官奉祠

右相葉顒衡魏杞去位皆以終身止資為改今嵩之
忠孝有虧而所除職名乃與元勳重德無異臣昨蒙
宣諭只作其自陳行詞時猶未有除職之命具回應
回奏及視觀文除目一領竊聞侍從臺諫及士大夫
之論皆咎臣不合奏審啟此紛紛公議之戈田以指
臣甚可畏也臣欲書黃行詞則恐得罪公議欲舉職
執奏則恐上忤威顏然臣頂踵毫髮皆出君父不負
所學乃所以不負天子也臣今未敢繳黃謹見先朝
舊相故事及朝野公議密行奏審更望 睿慈三入
聖恩詳臣元奏寢罷嵩之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以
塞公議臣念書黃甚易行詞甚易但臺諫國人之論
未必已臣將何所施其顏面其辱 聖主多矣若大
觀文職名不寢將使臺諫獲陽城王仲舒之名給舍
獲李藩袁高之名而蔽姦護惡之謗獨叢於上是豈
臣忠愛明主之本心哉冒瀆天威罪當萬死惟 陛
下裁幸

宣諭

得旨宣諭中書史嵩之除職致仕卿既已遵承又
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日下行詞仍具依應聞奏
十二月日倫恭准

第二奏狀十六日不付出

右臣恭承中使王諭傳奉　聖旨宣諭史嵩之除職
致仕卿既已尊承又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日下行
詞仍具依允聞奏臣恭聞　聖訓戰懼無以自容臣
昨来具依應回奏之時嵩之未除職名及除職之命
一頒事体又自不同一則侍從臺諫及士大夫必交
口責臣謂朝上下皆論嵩之罪惡獨臣備員封駁噤
無一語反為書行二則若臣酉時書行希垩戌時繳
駁則臣何以自立此猶未暇論也詞臣命詞須合典
故初間以戒官守永國公致仕合是依垣行詞今除
大觀文則合宣鎖降麻此乃學士院職事若本院闕
官一時被旨草制臣不敢辭今本院有學士有兩直
院臣不容越俎秉筆竊見紹興二十五年秦熺特授
小師文殿大學士嘉國公致仕與嵩之致仕一同係
學士院降麻具載寔録若臣冒昧侵内之職豈不貽
笑天下但臣蒙　陛下拔於冗賤使攝書命未敢繳
黄為求名歸過之舉欲望　聖慈察臣當来遵承寔在
嵩之未除職之先詳臣今兹所言或有万一之可采
特垂父母之恩赦臣万死更賜　聖裁或寢罷嵩之
職名以靖國人如此則是外制職事臣敢不依應

以奉初詔若必降加大觀文則乞降　睿旨令學
士院降制施行三瀆　宸嚴臣無任席藁俟罪之至

宣諭十六日

得旨宣諭中書史嵩之除職致仕既是合係斈士
院降麻可與一向書行仍具遵依聞奏十二月日倫
恭準

回奏十六日

右臣恭承中使王倫傳奉　聖旨諭史嵩之除職致
仕既是合以斈士院降麻可與一面書行仍先具遵
依聞奏臣以連日桼瀆　聖聰未敢再有奏陳容
臣續於經筵取審　聖旨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
旨

第三奏狀十七日

臣等近者伏覩　御筆除史嵩之大觀文殿大斈士
致仕方時公論極其攻詆而　聖主曲存大臣之体
務以全其終始此天地之為量然未即罪之可也
於公議攻詆之餘而反詆之除職名則非所以存
論也雖曰既以致仕職名何足與較然檢會前日之
陳乞而令其致仕正是不傷毫毛若又從而寵之非
所以存公論也所以命下之始臣克莊不敢書行至

於頻瀆天聽知其必至於激公論决不謂然臣等充員封駁係國紀綱下負公論則上負國家豈敢不致其謹今聞公論果又沸騰然則臣等不敢誤陛下之本心至此可以昭白矣除已將錄黃繳還朝省外欲望聖斷念國家之有公論所恃以為元氣察小人之叨宰輔何足以言大臣裁姑息之小恩軫安危之大計亟罷嵩之職名姑令守本官致仕以存公論以伸國法取旨進（與趙給事克家趙舍人茂寔聯銜克家筆也）

十八日刑部侍郎謝方叔又宣諭令草制即以公議交攻難下筆為詞以對

錄謝侍郎回奏 十九日

臣昨十七日得旨宣諭早來經筵令臣諭給舍等諸臣請其回奏（臣云云）今早過中書舍人劉克莊（克莊）聞命戰慄但以公論交攻未容草制趙汝騰亦過克莊寓廨相與評訂皆云論所廹已於宿晚同給事中繳奏乞寢大觀文之命其意未肯但已（云云）

乞祠申省狀 二十日

某昨任江東提刑屢以母老求去及叨收名果疏陳情而不獲命入對君父出謁宰執首以侍養為請不自意受明主非常之知舉我朝久虛之典錫第入

館侍經掌制有徐俯呂本中曾幾陸游所不敢當者
某深願竭誠闡以助緝熙奏薄技以裨潤色重念偏
親八十有七素患目疾晚而益甚竊見禮經九十家
不從政所以某弟克遜先辭泉州後辭袁州奉祠歸
養某為長子當親年喜懼之時犯礼經不違從政之
戒上何以事國下何以見士大夫又何以訓子弟子
立身如此何以議人之是非規朝廷之得失乎兼身
庭闈二千餘里每望家訊魂飛目斷載念某之仕官
尚長老者之光陰難得惟有早乞骸骨歸效子職、處
幾可全行檢少報劬勞某初來時已露此情荷廟堂

及班列諸公勉以少留方可言去今五閱月矣是用
刳肝瀝血歸投洪造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畀以祠廟
使之奉親昔人有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他日君
父有緊難使令皆某捐軀盡職之日也某下情無任
戰灼俟命之至
二十一日得旨不允丞相與楊右司東云早間將
上謂上必不樂而天顏甚和必有區處
録丞相東并 御槧十二月二十二日夜
史嵩之職名衆論譊譊未已今別降指揮却以昨夜
降諭 御筆繳進仍令給舍日下書行命詞二十二

日戌時某恰得　御槧如上謹以拜呈諸賢書賢力
回天之效　聖上舍已從人之德書之簡册有光多
矣即遵　聖旨書行命詞幸甚某惶恐拜稟　修史
侍講中書秘監　修史侍講給事尚書　御筆
昨者史嵩之預乞掛冠今已從吉可依所乞守金紫
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已除職宮觀指揮更不施行
二十三日太學上書
二十四日以殿中侍御史章琰論列去國

跋語

初嵩之起復衆論交攻上令終喪其後臺諫多請壞
其起復之麻蓋慮其前銜未去也疏不止嵩於草土
中預乞致仕上批候服闋除職與宮至是祥禫全臺
以至給舍侍從館斈官與四斈諸生迭上章攻詆皆
不付出一日宣引宰職議之方露施行消息亦莫何
如施行也臘月初九夜御筆嵩之預乞掛冠今已從
吉可依所乞守本官職致仕已降宮觀指揮更不施行
十一月黃至後省先是給事趙克家令趙侍郎茂寔
來約予（茂寔時行三下房）如施行未愜公論則予先繳如再
不報則二人助之致仕命下予析簡茂實報給事以
欲黃之意茂實以克家四柬來云致仕指揮欠罪狀

一二語此則難但已若繳則上意回而沮之恐併此
收了反成紛紛又折簡扣李内翰元善答以諸藁所
止是如此恐别有恩數則尚費區處予以諸人所言
有理而止蓋元善亦慮有恩數矣既而思之諸人之
所責已塞惟詞頭的當予筆今御筆不著其罪而從
其自乞何以示天下後世遂例其無父無君之罪且
援綦崇礼草秦檜罷制請以御筆改事乞坐下罪命
載之訓辭十二日夜不報十三日得丞相東云上令
宣諭山相致仕欲示保全可只作自陳行詞又付下
御前所錄萬之乞致仕奏狀令體此降制時國公人

皆以萬之致仕爲喜遂具倣應回奏又思　御筆有
官守官本職之文官者金紫也若不奏審恐相帶相
樞致仕則後省受公議之責矣遂於四奏云云契勘
本官見封永國公合於階官下帶永國公致仕十四
日　御筆可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永國
公致仕已降宮觀指揮更不施行省吏部節畧予奏
狀中合於階官下帶永國公致仕之文止將所守何
職四字報行謗之所由起也是日予進講上面趣行
余尚未知觀文之除講退始知之至暮吏來書黄余
留黄奏乞寢罷節名十五日也十六日中使王倫宣

諭卿既遵承又復入奏可依已批諭命辭即奏耶來
遵承之際時未除職名乞寢職名方敢除奏詔日援
泰熺守火觀文致仕係學士院降麻可一面與書行
人回奏乞續於經筵審處　聖旨十七日與克家茂
實聯銜繳黃乞寢觀文之命皆不付出十八日刑部
謝侍又來宣諭趣行詞即以公論交攻難下筆為詞
以對是日予致奇秘書者十九日茂寔以簡送大李
士甚来相見袖出衆士所上書稿意若示恩於余者
予謝之日屢嘗執論而未報若有策可以感悟天聽
雖公論交攻吾願以一身當之不敢求苟免其人唯唯

而去一十日余齋宿太一宮自以稽留詔令忤觸威
顏必得譴重即齋宮上疏乞出廿一日得旨不允巫
相與楊右司東云早間將上謂必不樂而天顏甚和
廿二日予謁朝假夜三鼓丞相録示御劄則已別降
旨揮寢大觀文之命止以金紫守永國公之命致仕
且論給舍書行命詞廿三日太學士人上書廿四日
章殿院玠上殿予畏禍揣靡摩先傳奏牘以責直訐
言削稿以欺君時士人攻嵩之者免解士大夫攻嵩
者擢用何祈之畏既謂之揣摩反覆則其言邪曲矣
何直之責余元奏乞令二三大臣議定取旨何葉之

削思之不得其說往往奏篇之末有密削此疏一句削猶筆也章誤以削為焚爾省吏既節畧奏審全文止報四字臺官與士人又就奏疏全篇中勒取一句或一字以相組織士人又言既疏其無父無君何不休致之外別請追削予時舉國力爭朝廷施行止於如此一詞臣匹雖之力烏能加重其刑李元善與諸稿所乞亦止於如此何為而不責之者乎豈非舉國皆可恕惟余當用春秋責備之法乎又以揣摩見誣且十三日方上奏揣摩十四日已留黃駁論是為善揣摩乎上因應之道侍郎進講論之云前批除職後

批守職非文而何然則上亦知其非詞臣之咎矣時人皆言初間欲仕命下只合徑作貶詞對有內漢公明臣卿多士主此論余曰御筆元有戢字奏審初意本欲截住若截不住則有司可以力爭明主可以理奪君臣之間豈不明白正大何至省吏脫漏官人之謂耶況貶詞屬刑房不屬上三房耶況封駁之司正恐書了黃行了詞則無以自解今留黃連日玉音耳提面命丞相宣諭於其先侍郎宣諭於其後中貴人一日宣諭者再全獨立雷霆之下屢有執奏終於不書黃不草制若上震怒之誅殛之雖死無憾今 聖主

幸赦其罪而行其言奪其覩文之命如余初奏矣不料其所以獲罪於公議也設以前之一審為誤則後之四繳亦誤耶昔蔡確之貶宰執如范堯夫王正仲從官如彭器資曾子開皆坐此而去但四君子者寔有救解之言惟余所坐不知其由然入朝百許日受上異知獎擢不次言者因其留黃不書行方命不草制有可推之勢急擊而逐之則安敢不自訟焉初余之召或言其公薦語尤力諸人方攻某公余受無鬚之禍又冀基先除淮東漕章以祝余余先一日已駁論之疏內有云拔擢淮士當得例真如王萬者章衛其語又余群從為湖南漕因科舉之事為譁士所訴士恐余居中為援遂併見攻所上之書其上舍之筆潭人也因併志之淳祐丙午歲除日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一

掖垣駮繳 看詳狀附

繳奏九部知臨江軍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為奏九部差知臨江軍令臣等書行書讀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竊見九部除目初下輿論沸騰臣等即欲駮論而録黄旬日始至後省則聞九部已為臺臣所劾罷郡臣等若可以已又恐妨同除諸人遲勉書黄未發間訪外議皆謂罪罰未當罪蓋其人不孝不義不仁不廉之事具載丹書臣等不復縷數姑以後者舊

牘考之去秋有江東議幙之除首遭駁論其冬又除
農丞前去平江措置米餉後省再駁其命遂寢奉祠
猶未一年以郡起家若使其真有材能固不可以一
眚廢今通國皆謂其人暴如虎狼毒如蛇蝎奮爪牙
以搏筮鼓唇吻以中傷非復人類方其未出蜀也潰
卒之變前師藏匿其所九齡指示其處使凶徒得以
甘心人死我活有愧戴履倅斬妄作幾激軍變守和
販鹺柳賣於民寓居霅之闗外凡側近漁業之舟每
日抑令之錢有差否則生事誣陷大為閭里患若李
曾伯帥廣委攝瓊管則九齡至瓊僅百許日郡人莫
不厭苦其貪暴作卒哭歌以快其去其見於鄉行見
於官業如此親莫親於父子九齡有子得罪於父如
九齡欲殺之也逃生甚密九齡百計搜求得之折其
兩脛其見家於行者又如此而不自循省不知斂退
得郡未厭方且移書修門雅意本朝其所以譸張無
忌憚至此者以其所居密邇行都小舟易服鑽刺窺
無所不用其智巧後省雖曾駁論而去歲兩疏反
成薦書彼將何所懲創而不覆出為惡乎臣等欲望
聖斷將九齡更加鐫黜屏之遠郡以懲凶頑以快公
論庶使今後被臺諫論列給舍繳駁得罪未久之人

不敢妄有干請稍存　朝廷紀綱亦可以清中書之
務不勝幸甚所有前項録黄臣雖書名而未發謹録
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黄
臣等今繳奏止是秦九韶於内同黄魏近思等欲
乞别項給黄令臣等書行書讀謹黏連隨狀繳奏
伏候　勑旨
繳趙汝擊通判淮安州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為朝奉郎趙汝擊
差通判淮安州替蹇材望改差闕令臣書行須至
奏聞者
右臣竊見汝擊兩經按劾乞與親民差遣前一次已
經改正外後來一次雖已該赦尚未改正淮安雖未
係邊郡通判却是親民若與放行恐援例者衆兼汝
擊居鄉兜攬公事人所不齒太常博士鄭良臣肩汝
擊招致其畔主之僕又謀以女婚良臣之子鄉人尤
薄其所為欲乞　睿斷將汝擊新授差遣寢罷所有
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師應極知漳州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為師應極知漳州

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

右臣竊惟漳雖列郡地望素高遠則先朝以處朱熹近則陛下以處李韶一大儒一從官調守不輕如如此師應極者名論稍卑鄉相軸一手拔擢不為不遇矣而言論風旨世無傳焉但聞其為吏部閣郎君所厚而已今一旦起廢乃得先儒從臣補處不但公議 怨亦非所以愛應極也欲乞 睿斷將應極新除寢免別與差遣所有錄黃臣雖僉名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

臣 照對同黃內劉宗申差知萬安軍契勘宗申係

右選人差除合屬下四房欲乞照舊格例改送下四房書行併候 勑旨

繳令狐震已辟差知象州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辟差令狐震已知象州填見闕須至奏聞者

右臣竊見象州荊蠻雜蹂踐之後聚落殘破戶口稀踈宜令康平之守以拊摩之狐震已者不知為何如人嘗為潭之僉幕去而倅掛了無善狀惟著貪聲攫拿之外一無所長使蠻雜足以長驅深入魚肉湖

南江西兩路數州生靈者曾伯也贊曾伯閉門不發一矢者震已至今渾柱之人莫不切齒其貪謬今乃以千里赤子付之是使狼牧羊也 臣愚欲乞 睿斷將震已新命寢罷別選良牧以惠遠民所有上件錄黃 臣未敢書行謹連粘隨狀奏繳伏候 勅旨

繳麋弇令赴行在奏事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麋弇令赴行在奏事令 臣書行須至奏聞者

右 臣竊惟名節所以進有德之士旌宣勞之臣倘非其人難逃物議 臣竊見淮東總領麋弇昨除總餉也

剽聞輿論皆謂其人乃大全之上客潛至郡司兩冰山皆去矣此物當見晛而消何為反有向陽之望乎 臣曰大臣翁叉敷施不分門庭不立黨與至公也為弇者謂宜痛自刻勵以蓋前愆勉殫忠力以收後效議者亦意其有材而前者用之未盡既而悁玩許久一籌不畫其初往也夕懲 朝廷盡欠鐲舊欠止從弇到任日為始任責大臣一切從其所請一一科降以與之宜可以展布矣未幾又以匱告前後科降以與數千萬計而拖欠軍餉自若其科降之請未已也不知弇之所職何事國家所以選擇而使之者何意可

謂不才無具之甚矣臣聞弇前在建昌大全分司九
江深相交結用大全親吏高鑄為承授忝遷擢大全
又薦於潜潜遂用為宰士與共謀畫後朝廷行下根
刷高鑄財物田産隐寄於大全家者弇諭所委官云
此事宜子細丁旦夕出来着甚来由此謂播揚聞者
縮頭弇為王臣而忘公朝之大德懷權門之私恵為
餉臣而不體國之殫竭屡煩大農之科降其不忠不
職之罪宜加黜削頒須弓旌之命以寵秉之人可乎
臣愚欲乞睿斷將弇奏事指揮特賜寢免更加
錫責以為事君懷二奉事無狀者戒所有録黄臣未
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黄、

臣今所奏止是麇弇於内同黄吴勢卿趙日起欲
乞别行給黄令臣書行謹連粘随狀繳奏以聞伏
候　勅旨

繳李桂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為李桂除監察御
史兼崇政殿説書令臣撰述須至奏聞者
右臣自辛亥以後屏居田里十年不與士大夫接不
知李桂為人何如但為　聖主親擢必得其人即時書

黄去後賓客訪臣皆言桂家素温向来登第蓋資於
人及宰華亭為臺臣常挺所劾罪載簡書浦江之政
又無善狀獄案具存不可掩覆一旦由莞庫而擢察
院侍經筵上至學士大夫下至輿臺皂隷皆言其人
嵬瑣汚濁何以糾遴官邪空踈鄙俗何以裨益圣
學物議沸騰皆責臣不合書行臣竊惟多士滿朝明
主抜而用之何患無人必若用桂不但辱臺又且辱
國自来臺臣或以其人望或以色最而進未有通國
嗤笑兩邑販闒而可以峩豸者　陛下用人每以公
議為權衡惟此一事上累　圣德臣為衆議所誚雖

已書過録黄照詞頭属臣秉筆臣既偹知桂之謬庸
不知所以措詞謹具繳駁以聞欲望　圣聰博采外
議及常挺以向来劾桂之疏俯埀乙監特發英斷将
新除監察御史兼崇殿説書吉指並賜寢免姑與在
外合入差遣以快公論以戒不揆分量干求速化之
人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伏候　勑旨

繳属文翁依前資政殿大學知建康府沿江制
置使江東安府撫使兼行宮留寺暫兼淮西
總領　初五日未時 同徐給事
右臣等恭睹御筆属文翁依前資政殿李士知建

康縣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暫兼淮西總領除目一頒衆聽咸駭皆謂金陵重鎮方承平時尚且以元老重臣為之況今黠虜逆雛狡謀叵測所賴以遮蔽江北風寒應援上流緩急者制閫而已文翁素行與其官業天下自有公議臣等不暇縷數最是江上偷渡之寔文翁之作俑誤國不特臣經孫言之在朝之士皆知之竊意　陛下物色亦必得其寔矣今乃以閫鉞鑰授之臣等非不知　陛下以其人小惠小材可備驅使欲援擢而富貴之其他任使尚於安危大計無預今茲委寄大有關係　陛下獨不為金甌慮乎臣等嘗溯其所至為四明則四明壞為九江則壞九江今再至四明曾未旬月不聞有善政惟聞其簿錄大姓為第一義先聲如此移之金陵內何服將士吏民之心外何以寒夷狄姦雄之膽邊事如此謀帥如此豈不與先朝遺韓范行邊之事戾乎臣等皆以寒遠諸生遭逢　聖主豈不知靖共泯默可以自保然內銜　聖恩外迫清議故及錄黃未至之先控此血忱欲望　聖慈收回成命別加任使仍乞以臣等奏狀留中不行付出庶幾臣等可免沽激求名之罪而宰輔不執奏風憲不論列之罪謗

亦可弭矣臣等職守所繫不敢辱官用敢冒犯天
顏下情無任戰灼候命之至

再繳奏狀 初五日酉時 再仝徐給事

右臣恭覩 御筆除厲文翁指揮已於録黄未至之
先冒貢愚忠乞寢其命席藁私室正此待罪伏准中
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令臣等書行讀區區管
見已具前奏伏計眷命必賜采擇今來不敢輒變前
說所有録黄委難書行書讀繳連在前內有同黄人
乞別項給付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御筆

厲文翁疇昔未能寡過公論多及之近者海閫之
行朕已再三告戒頗能體承初政殊有可觀今茲
江閫之除蓋以其熟於邊事故也卿等可且書行
如後日更納敗闕卿等言之未晚

三繳奏狀 初五夜二更 同徐給事

右臣不避誅遣兩具奏牘乞寢厲文翁江閫之命天
高聽藐未蒙俞允至煩天筆委曲開諭臣等伏讀不
勝震越 聖訓謂其疇昔未能寡過則為人不逃明
鑒第謂其海閫初政殊有可觀臣等所聞則異於是
賓客滿官舍攝局皆私人市區鴨豚不足以供廚

竈之需公帑緡錢不足以充車魚之費禁米及旁郡之竟佔籍至無辜之人家心惶惑市井蕭條一月之問報政如此安在其能體承 聖訓也四明之民巳不堪矣移之江閫又將若何 陛下又謂其熟於邊事則濡須九江巳試若何昔仁宗朝二虜桀驁以夏竦臨邊則招一驢束草之侮及五路無功罷竦而用韓范則心驚膽破之謡興矣臣等竊謂多事之秋謀閫帥與偏帥不同偏帥可以材智充閫帥必以德望選文翁粗有材幹全無德望深恐對壘聞之有輕中國之意臣等秪知為 陛下忠謀不暇為文翁計亦不暇為身計瀆至於三猶庶幾万一有回天之理伏望 聖慈特發睿斷毋嫌反汗亟與銷印所有録黄謹粘連在前蓋臣等誤蒙 陛下使之承乏封駁若或書行書讀則是容悦事 陛下為臣不忠罪孰大焉謹録奏聞伏候 勅旨

繳回御筆奏劄 初五夜

臣等適具奏未敢行書行書讀屬文翁新除録黄今恭准御筆宣諭臣等除巳别具奏聞外謹將上件御筆繳連回奏伏乞 睿照

與丞相簡 初五日午時

臣等適覩御筆属文翁除沿江制置使知建寧史某除侍郎某有狂言今既出守尚可黽勉奉詔惟属目除闕繫甚大不但某難放過夕郎亦往不得不免聯名入文字以去就爭之念各受大丞相異知不敢不密以告夕郎見在某處同作奏欲乞鈞知

録丞相回柬 初五日酉時

某伏領聯璧之槧具悉盛指某即以繳進恰得上令某傳諭二文此除不過以某熟於邊事而然既已容某為海閫則江閫亦可容也意欲二文勿上繳疏某既不能遏於未命之時今又乃任調停於已播敷之後愧莫甚焉如能体上意付之忘言是又出於望外也夕拜侍郎意不殊此

又柬 初五日酉時

某等伏領鈞槧宣諭 聖意必欲某等書黄聞命震恐但某等初五日未時入第一奏黄至又於申時入第二奏有通引司批收可考酉刻方承鈞誨聞 聖意則文字已直達矣自知狂愚妄發必且忤旨恐有黜責尚望大丞相解什君父各從輕典出吾君吾相生成之造

聖和学園短期大学

三 初六日

某等茲因後省職事所有駁論文字一日三上既稽詔旨又違　御筆罪當萬死方此席槀俟誅共領鈞槧乃知天顏甚温天語甚平伏讀至此感涕俱零聖意欲某等且與放行一次某等即當遵奉第初以公議而繳駁終以宣諭而轉移小臣固不足道然給舍失官自某等始其辱　朝廷也甚矣反復思之必不得已乞且令為海閫責以後效既為四明省一月兩迎送之費而江閫又可以擇有威風德望之人上下之間泯然而無迹矣區區愚管如此不識大丞相能為某等達此意於　上前否更合取自鈞旨

録丞相回東 初六夜

某夜來伏領賓槧旋以繳入過方付謹以歸還未時辱回示亦即繳聞且乞仍留海閫修黄而上旋得御筆已賜矜從　聖主從善如流真為盛德而侍郎與夕郎不負厥官尤可詔来世矣夕郎不殊此恫幸轉致

與丞相劄 初六夜

某兩日因職守頻聒鈞聽退念戰恐無地自容入夜恭領鈞誨遣回小槧竊知　聖天子虛懷謙抑

山之難質宰相造滕密啟有回天之力使陪制闔
攺界德之人街談巷議皆服除授之公黠虜逆雛
不敢萌輕中國之心西掖東省稍得以舉有司之
職異日天下記之史冊書之 陛下聖德我公相
業輝映千古某與瑣闥因吾君吾相附名竹帛之
末骨朽有餘榮矣街造帶恩肺腑瀝烈燭下稟謝
未能展梗概尚容與瑣闥超伏翹材控布仰丐鈞
照

録丞相回劄初七日

某茲覩舍人不肯奉詔 明主可為忠言印雖刻

而終銷聲既錫而仍褫君有盛德 且荷美名厥惟
休哉某調為先功持衡有虧今得伾於無迸佩賜
已侈謝丞幾於倒置用還以控等乞丐台照

録丞相回給事東

某等伏辱珍帖昭似相篤密之至凡領後村輒郵
公大名必附焉某薦嘗具復必皆闕徹某不能執
奏於未造命之始仍使二賢塗歸於既出綸之後
吾亦甚自愧也 聖上本心清明其從善從諫
如流如轉圜不足諭之既許尼其新而仍其舊而
二賢風節愈足簡在上心某惟有敬嘆而已某

嘗以槧繳進茲始付出稟答非敢後也

録諫給事田丞相東

某蒋於後村許恭覩鈞槧每蒙齒及賤名已深榮感茲者伏領誨答細書温言如與所敵跪誦一再益佩謙抑之盛心惟是昨者妄發自謂必干斧鉞之誅適覩録黃惟史大資除目在焉聖主虛心無我舍己從人真堯舜之君也然非大丞相執奏有回天之力曷濟登茲其與後村遭遇如此真千載之一也感恩盛德筆舌莫殫尚圖同後村鞠躬以控謝臆仰丐鈞照

厲江閣命下余適公論鬨門作奏徐夕郎來曰願挂名余曰某忝竊黃金矣公來落權不敢相強徐曰若不恰好繫鈇帶歸亦甘心因相與共議及黃未至先論駁聯名疏上未末矣申後黃至再疏至酉得 御筆宣諭鈞槧傳 旨令且放行一次余二人盡時入第三奏爭之聞相亦力諫詰旦 詔厲仍舊節闈事寢尤適外間莫知謾録奏藁以見上舍己從人相論事回天之意

學士院繳奏

繳史宇之除工部侍郎辭免奏 辛亥八月

臣立朝孤危若非君父保全頃刻不能自安自前月二十三日因侍經筵求去之後又聞輪對官箋注臣奏篇加以姦邪姦諛之名臣杜門叅疏歸田里方束擔俟命忽承御封付下史宇之辭免工部侍郎除目令臣草不允詔臣竊見宇之嘗除侍郎見作次對昨守括蒼頗有惠政畀之貳卿亦不為過但陛下方躬執珪幣秩元祀祖宗故事率名元臣故老陪祠今乃擢一未更事之少年使之從上雍屬車之後非顯後尊上帝之誼也臣惟答詔必有褒詞臣前攝西掖嘗論嵩之之罪不樂臣尚且斷章劉橫加誣蠛今若秉筆以褒宇之之美天下後世其謂臣何臣詳宇之辭免有內祠外麾之請自量甚審欲望聖慈行其自乞令以本職奉京祠即與從班無異或畀一郡以老其才徐加進用未晚臣以職守所係昧死上於雷霆之威所有前件不允詔未敢選述伏候勑旨

再繳奏 八月十一日

臣今月十一日承中使閤長鄧惟聰得旨差傳口諭臣取史宇之辭文字只今進入臣於初十日詞頭到

院之初已具曾見開奏今來不敢輒變前說所有史
字之辭免文字謹隨奏繳進伏乞睿照

與廟堂劄 八月十三日

臣愚惷不識事體既已妄發仍復執迷不改罪在不
赦縱使君父海涵春育廟堂川納藪藏某特何面目
復敢至緝熙殿與光範門乎兼甚病勢可慮詳見公
牘欲望 鈞慈速賜敷奏施行

後後省看詳申省狀

浙東提舉林光世所上景定喜言狀

某等今將林光世上二十篇同共看詳見其國勢之

篇以警字爲說謂警怵廸不若警於暇豫警於俄頃
不警於悠久又謂一於警者藥石於強壯也因事而
一警者病而求藥也警至於屢是玩病而求藥也藥
可廢乎哉亦可味恃乎哉其言有味人材之篇謂方
今中外之使才非法之可盡欲求之於法之外議則
之篇欲寬征薄歛而籍贓吏以佐國用議兵之篇謂
何東之兵以童貫用之則遺采右之兵以王權統之
則散欲精擇將杜倖門之篇言黃門則援曹騰王甫
言房則引韋氏楊氏耳歷述前代弄臣外戚伶優以
爲戒欲得不避怨如杜衍者以守法其所譏去黨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附屬圖書館

之篇及條陳貪吏庸闒之罪與前後臣僚奏請多合至於詳考　奐紹踽施德音蠲寬今日民力未論精間牒增城築二事皆可行某等切見光世所言其大者有益於治体其次者亦切于時務文字簡潔修辭貫穿古今但其中有曰尸曰點曰殺之類某等竊謂我朝以仁立國列聖心心相傳至今上而恩德愈厚聽言之道擇其善者行之而已此亦近日廷紳奏篇恐手滑之意也

歐陽經世進中興兵要申省狀

某等竊惟多事之時抵掌談兵者多矣往往採遮昔人之陳言傳益近歲之邊事如此進士時務策而已經世此書頗出胸襟兄所踏襲第生長江西未嘗游邊於山川地形險要阨塞非目擊身履又所圖上刀鎗弓弩及攻城炮車之類未經試用其可得而看詳者如論國勢機事亦有可采其人家世業而衣裝單急充巾窄袖如從戎者所進之書良費紙札又當此貴糴久困桂玉深可憫念方四郊多壘士習兵書戰策者宜廣搜羅某等伏見武舉一科弓馬近於具文所取不過解作七書義者欲免經世與免武舉解一次給據與赴今年省試庶幾可得遺才

聖和学園短期大学図書

太學生列剳薦奚滅申省狀

某等今將奚滅繳到文字一冊照對內上趙與簒吳潛二書方與篚之尹京潛之作翰林學士也其門如市士爭趨之以售其諂滅於與篚有瓜葛且與之厚乃能訊其牟利叢誘勸其早退於潛為桑梓乃能規其輕脫策其必敗此二書固已有先見之明矣及丁大全擅國則又能奮筆於太學諸生共攻其罪遂為沈翕以言語羅織捕縶押回本貫全化改絃士大夫忤潛全者以次拂拭擢用滅素知名六館文益老氣益強則所以諸生合詞薦於公朝理宜旌異但本人

已永免文解事關李校欲乞鈞判吏送　國子監指定申

看詳阮秀寔進所撰文藁申省狀

某等今看詳阮秀寔文藁其經説如解嚴父配天引下謂配天者后稷而非武王謂尊祖乃所以嚴父配天非進其父于祖謂周制公禮於成王之時不言宗祀武王之於明堂則配帝者文王而非武王其説極有義味如解周正月謂殷建丑惟稱丑月謂十二月秦建亥惟稱亥月為十一月引惟元祀十有二月及史記漢史為證又引七月之詩及月令之文又春秋

聖和学園短期大学

書無氷者三皆於冬月謂周雖建子未嘗以十一月
爲正月主紅三統之說而未力排三正之非亦先人
所未及柳宗元封建論甚辨先儒嘗掊擊之矣秀寔
於先儒掊擊之更出新意以矯其偏文勢甚奇記序
雜文頗簡潔麗密蓋苦心積勤而作者其人少有雋
聲欲趨尚書汝諴嘉其文安晩鄭丞相序其搞而才
高命窮頓挫場屋失身右弁老之將至手抄所作文
藁十六冊兩部投進無一點一畫草筆其眞專有如
此者顧使陸沉於小使臣廣南監當忱爲可惜某等
竊見 本朝雖崇尚理学然以文字取人如賀鑄始

亦武爵後改文資之類欲望 朝廷詳酌於格法之
外將秀寔加旌異少慰其生平燈窓之勤亦以見
聖世蒐羅遺逸之意
魏國表所上進太極通書解忠烈節孝二傳中
省狀
某等竊見通書太極圖說先儒下注脚者不知其幾
家也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國表於先儒注脚之
外又章分句觧而成此編乍見疑其好異求異者徐
讀而詳考之皆因先儒之說參合彼此融液異同歸
之於是而已此等文字特不可離經畔註若夫觸之

而長演之而伸及孔氏之門者用功亦不過如是溫陵之魏素称多材國表兄弟擢科第者数人皆有姓氏於世惟國表塲屋頓挫失身勇爵非其志也前太常少卿洪天錫每称其才學嘗為山陽宰訪求徐積立遺事為之立傳以勸忠臣孝子其人著美名而負屈称今垂老矣與阮秀寔事体一同而國表又嘗請福建漕司文觧茲廻者試二人者材高技癢各以其所著述叫閽箋天某等披閱其書信有可采至於旌異其人則在 朝廷或使之收塲屋桑榆之功或就成忠郎步軍司機宜上與陞擢差遣亦足以慰

其老而能學之志

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上進孔子集語

揆成鑒狀

嘗得薛據山長行誼之美秘書省所申已詳所有朝廷發下二書令本省看詳某等竊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分為朱子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氏門人高弟子記其師弟問答之語然孔氏言滿天下薛長又采摭夫子之語見於諸經者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意勤於學伊洛者揆鑒二十卷

引援自昔名相事業尤詳但故真文忠公所著記有
人臣輔治一門近刊行於三山者議論祥粹體用該
貫後有作者不能加矣薛山長此作亦可以輔真公
之書當
聖王崇儒右文士有片言寸善兼收並取今薛據二
書有益學者委有可嘉欲乞
鈞判將二書送秘書省收藏其省官乞將本官擢用
乞從
朝廷酌量或與陞等差遣施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一

聖和学園短期大学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二

玉牒初草

寧宗皇帝 嘉定十一年

正月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填留守迒
距 壬午樞密院奏李全劉全楊友季先率先歸附
尅復東海漣水等處詔李全特補武翼大夫東京路
副總管楊友季先並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
部引見某人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贈武信
軍節度使畢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待講胡旦謚
曰文昭 乙酉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博采是非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之實不可專據行狀從之　臨安府奏獄空詔獎
之己丑朝獻景靈宮　乙未右諫議大夫黃序奏納諫
用人等五箴　臣僚奏三衙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
義勇民兵令主帥制置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
申雷　殿中侍御史李楠奏比來朝廷治贓吏失之
寬　上曰孝宗治贓吏甚嚴贓吏害民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某人等二十四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邊陲不
靖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　上曰既彼
侵犯若不能應何以為國　庚戌月入井　癸丑復

李璧元官與祠　甲寅大風　丙戌白虹貫日　丁
巳進武翼大夫不嫖福州觀察使襲封嗣濮王　丙
寅日有戴氣　臣僚奏朝士非休務日及公事聚議
不得出謁　黃序奏史館宜釋專官修帝紀餘官分
撰志傳遇史官闕不拘資格或補外許以纂隨修畢
上之詔從其議
三月壬申朔趙方奏知均州應謙之因虜犯江棗郡
入山賴統制馮杞捍禦始定詔謙之降兩官罷　庚
寅詔今歲明堂惟事神儀物如舊制其乘輿服御中
外支費並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辰工部尚書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兼國史實錄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 孝宗皇帝
寶訓丙申禮部員外郎李琪奏乞令太常寺將慶元
元年以後興禮編纂成書 丁酉徐應龍等奏進讀
通鑑徹卷乞宣付史館並從之 詔法有標撥爲祖
父俱亡而祖母與母有前晩嫡庶之分設令後應一
母所出子孫及祖與父年老抱疾者並不得抑令標
撥雖出祖父母與父母之命亦不許用州縣母得給
據從大理丞沈繹請也
四月壬寅朔 癸卯朝獻景靈宮 乙巳監察御史
盛章奏淺來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司沿海州郡措
置關防犯者處以軍法又奏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
易水脚之費抑進納富民部餫乞下江西漕臣考覈
水脚錢出入之數令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
入太微垣 甲寅以禱晴舉行寬恤之政 己未以
經筵進讀資治通鑑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于
秘書省癸亥閤門舍人熊武輪對 上謂武曰卿是
東宮官太子如何武奏云殿下賢明仁孝勤儉節用
人之才否事之是非無不盡知每日講論之暇無他
嗜好手不擇卷且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臣每輪當
宿直絕不聞宴飲之樂 上曰此天賦也 丁卯以令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戊辰黄序奏兩淮湖北京西守倅之俸悉取銅會州縣小吏或折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委逐路運司下所部增小吏俸將鐵錢并交子銅會作三色按月支給從之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於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復義倉舊制歲終令丞合一縣所入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數　上之常平常平合一道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致其盈虧議其殿最從之　壬午潼川路提刑兼提舉丁必稱奏知資州李者崗磐石縣令宇文之寅輙移城外南津浮橋於西洋竹木繖頭溺死十有四人乞並罷黜從之　丙戌臣僚奏知天水軍黄炎孫偷生誤事詔炎孫鐫二秩罷　壬辰御射殿閲新舊行門射藝有差　壬辰盛章奏法科鋪陳斷案舊以五十五通為十分以所通定分數以分數辨等級別恩例凡七等上四等除評事餘三等揗資占射比年偶一中選不問等級皆可入寺有司以其仕進水優遂難其題在下者病取放之數窄在上者患精通之士少乞復七等之制上四等除評事餘三等初任注司法經任注檢法取之寛則習者必衆用之精則

聖和學園短期大学

濫者不容從之　甲午詔前淮南轉運判官方信孺
特鐫三秩以給事中任希夷言其鼓倡儀真官民聽
其奔迸私賂山東首領意在邀功故也　丙申大理
寺丞趙彥𢷾輪對乞擇守令上曰守令難擇監司則
每路只消擇三兩人　丁酉命從臣日一人禱于
天竺山　戊戌黃序奏前知江陵府直秘閣趙善培
昨以憲節兼帥襄陽虜騎犯塞驚畏成疾易鎮江陵
不聞有一施設乃帶職名奉祠而歸詔善培落職
六月辛丑朔　癸卯盛章奏乞令諸路憲司歲終比
較州縣獄疾死尤多者痛懲一二從之　乙巳臣僚
奏新知處州呂祖平頃以珍玩取媚權姦祖儉乃其
堂兄祖平恐為所累圖寫宗枝指為疎族用以自解
守江陰無善狀乞罷括蒼新命從之　丁未李安行
奏遴選愛民奉法者為郡守老成有風力者為監司
從之　袁燮違對奏蜀中不靖上曰秋高馬肥是他
時月尤當為備燮奏云今日事勢迫切不容少緩
上曰四蜀帥不可不易又奏兩淮荆襄閒近雖稍靜然
不可忽上曰夷狄姦詐何可輕信燮奏云講和卻是
省事但虜人之意不專在歲幣難與通和上曰他擄
掠所得已數倍於歲幣燮奏云誠如聖諭虜既不通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和中國尤當嚴備　庚戌月入氐　辛亥填星晉守
亢乙亦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詔湖州賑恤安
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録行在繫囚
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止行奏
陛下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時不久早晩皆講讀而
作輟之日不常聽納雖不倦而議論之見於施行者
無幾奉養雖有節而帑藏之耗於侵欺者不察豈非
安於小康而有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如始以興
治功從之　給事中任希夷繳奏成都路運判梁綸
輕信浮言驚擾中書舍人黄宜奏知天水軍黄炎孫

負印先遁詔綸奪兩秩罷炎孫追三秩居於辰州
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趙彥橚為寶謨閣待制旌
其集事修擧也　甲戌監察御史蔡爾奏兵部侍郎
黄序遍歷臺諫嗜利無厭詔與祠禄監察御史王夢
龍奏國子司業林垌巽儒貪鄙乞行黜罷從之　嵗
星入井　辛巳詔知潼川府許奕與祠提刑丁必稱
罷以侍御史李楠言其阜郊之擾妄奏失實故也
乙酉以袁燮為編類孝宗皇帝寶訓官　壬辰詔進
知州真德秀官一等旌其擒捕海冦之功也　丁酉
詔諸以贓罷毋得輕受文狀遽改正必檢會元劾罷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犯輕重為之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左司諫盛章奏
乞戒飭監司帥守凡日前差人僉廳之人並令回任
違者御史臺覺察受差人罷黜所差官例責罰從之
八月庚子朔　辛丑臣僚奏年來贓吏罰輕自免者
勿與祠鐫褫者勿叙復竄斥者勿近從永不親民者
勿改正已甚則施杖配佑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為令
甲從之　癸卯權工部尚書胡榘奏事云　虜本無
能為陛下愛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內因　臣橫議
外而邊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　上曰皆　希望
爵賞為國生事不可不戒　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史

武兵以備緩急從之
九月庚午朔　癸酉蔡關奏今從聚斂之臣永不例
癸親民刻剝之將永不使之馭軍從之　己卯朝獻
靈宮　庚辰朝享太廟　辛巳大饗于明堂赦天
雷　丙戌月入畢　戊子月入井　己丑歲星守
壬辰監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若謂如
某州縣夫某州運米又指某州出御涉歷三洲所運
不過掬升計其資糧扉屨點摘誅求之費常十倍於
八斗之直中產之家雇替一夫為錢四五十千下戶
一夫受役一家離散乞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

聖和学園短期大学

以省陸運又奏朝廷近科降官錢委淮西漕司雇夫移運而官吏奉行不虔所給不數樂就者鮮未免驅迫乞嚴飭典師之官凡所募雇必須寬計其程給卸以時從之 丙申李摘奏二廣四弊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礙皆畀晚符所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例求速化既就此得一削又改辟它州四嶺右獨桂林似中州官游来者往往職隸諸州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臣監司有右列求辟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薦削不安本任者按奏鐫斥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彌遠為明堂大禮使參知政事鄭昭先為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曾從龍為儀仗使吏部尚書李大性為鹵簿使戶部尚書薛極為橋道頓遞使 甲辰以安德軍節度使師嵒提舉萬壽觀 詔平江府新翻嘉定縣分置五鄉可易以依仁循義服禮樂智守信為名從守臣所請也 丙午歲星入井臣僚奏新除起居舍人留元綱立朝傾險治郡荒淫乞寢新命詔與宮觀 壬戌寶謨閣待制新知興元府充 州路安撫使聶子述內引朝辭上曰朕將付卿全 子述奏臣材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 陛下使令之意 乙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丑臣僚奏前知黃州謝汲右識淺行汚乞寢召命詔
與宮觀　戊辰盛章李安行進對論敵情　詐願
陛下毋以虜退為可喜日與二三大臣講明備禦
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却遲安行奏兵法曰無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上曰極是　臣僚言二廣大州城
池甲兵僅足自保至　池淺兵或不及百人
南俗易動中州姦盜率多配隷于此猝有竊發何以
待之今世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荊襄介意而置嶺南於
度外臣恐如唐人每備西北不知其禍在於東南欲
望朝廷不惜小費於二廣要害去處葺浚城池練習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日者郊禋肆赦未幾
雷聲隱然皆由奉行之吏不能祇承德意督責已蠲
之租淹留應釋之囚沮抑參選之官敗將當誅而幸
免逃卒或貸而不問掩覆陣亡衰赴衣廩既失軍民
之心遂激上天之變乞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
令之意仍內委臺省外令監司帥守第覺察奏　詔
不虔者並從之　壬寅恭謝于景靈宮　癸卯如昨
禮　以趙方為龍圖閣待制仍舊京湖制置使大理
丞游九功遷官一等直祕閣知金州　己酉崇政殿
說書紫中行進講奏曰所講唐國風以後諸侯之事

聖和学園短期大学

也何足為　陛下道顧其所述有是非得失興亡
治亂之迹可以為後世規鑒者上曰卿以名儒勸講
異聞忠讜　壬子蔡靍奏科舉差官每患科名員少
乞博採科第學識衆所推重者以備考官之選從之
王夢龍奏邊郡幕職令佐雖考第舉員已足並須成
資受代　癸丑恭謝于太乙宮　甲寅賜武臣宴于
貢院　丙辰瑞慶節群臣上壽　丁丑賜文臣宴于
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英殿　戊辰臧
章奏以　太祖　太宗　真宗　高宗　孝宗　謹
學為法從之　詔兩淮江浙監司帥守所部災傷州
軍合蠲放賑濟去處並從實以聞違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乙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禱雨于天竺
山卿監郎官禱於霍山祠　辛未就命禱雨從臣卿
監郎官禱雪　壬申蔡靍奏令後慶宴毋得託疾避
免從之　廣西經略鄒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
而食詔千之先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燮
進讀　高宗寶訓至為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
人得以議上曰人主作事豈可不合天下之心又讀
至凡進一人使人皆以為當用退一人人皆以為當去
延為允當因奏　高宗聖意以為進退人才皆當合

聖和學園短期大學

天下之公論願陛下以爲法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
用之此便是公論又讀至朝廷多是事急時許人賞
典事平後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因奏向來諸
軍曾立戰功者賞猶未及徧行上曰人無信不立若
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至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
上曰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自是不可相掩　甲戌袁
燮進讀寶訓至王瓊專事交結因奏將帥交結非能
自出家財不過掊刻軍士上曰今日命帥亦有此弊
何以成功又進讀吳璘功賞　寶訓云政有賞罰如
醫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氣要須適中變

奏曰自古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剛柔皆不可不中
上曰柔而不中爲姑息剛而不中爲霸道剛柔皆得
中爲王道燮曰誠如聖諭　丙子塡起入氐宿方口
星　袁燮進讀　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遷加
一等上曰此民兵耶燮奏曰即民兵也建炎間中原
陷沒土豪多有能據險自守者虜不能破　高宗所
以優賞之因奏王辛者即土豪也去年光州被兵辛
首立功以此知土豪可用　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奏
殘虜犯關知成州羅仲甲知西和州楊克家皆棄城
不守詔各削三官克家送居道州仲甲常德府已

聖和学園短期大学図書

卯以左翼軍統領楊俊為統制旌其過連獲賊寇海
道肅清故也　辛巳刑部尚書徐應龍進讀續帝學
至詔講讀官遇不聞講日輪進漢唐故事有益政體
者二條仍旬錄申三省因奏近歲止進一條而不復
申省乞間以一二付外施行上曰所進故事便與輪
對劄子一同若有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　壬午
蠲皇后殿置平江府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二年以
後秋租科歛等三年　袁燮進讀寶訓至上書
後漢光武紀賜右諫議大夫徐俯手詔曰卿近進言
宜熟看光武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
書一遍之為愈也燮奏云　高宗所謂讀十過未若
書一遍此語有益聖德臣聞陛下龍潛時親書呂公
著十事宜時以此等語灑之宸翰上曰呂公著有十
事司馬光有五規柴中行因言臣向於宗寺恭覽玉
牒載陛下日書三百字不勝嘆仰　甲申校書郎袁
甫進對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所謂內治無他辨邪正
而已忠實者為正人諛佞者為邪人知有人主知有
國家者為正人知有身知有私家者為邪人上曰然
又奏陛下若得正人以為國家用則朝廷根本既正
外患何憂不平上曰然　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

元祐三年五月詔權住進講八月范祖禹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應龍曰　范祖禹意謂人主深居間燕接見儒生之日少恐為近習所移故發是論大凡人主之學當以此心為先祖禹此後又有正心之說蓋心正則萬事皆正惟　陛下留神　上曰祖禹愛君之切如此　乙酉袁燮進讀　寶訓建炎元年詔三省曰宣仁聖烈皇后保佑　哲宗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衊聖德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遣燮奏曰　高宗所以中興者只為能辨　宣仁之誣治蔡卞邢恕等之罪君子小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為立國之本上曰邪正豈可以不辯向來止為邪正不分所以致夷狄之禍又曰今日自是可為之時燮中行奏曰誠如聖訓天下事未有不可為者中行人奏曰更在陛下奮大有為之忠上曰然　丙戌太府少卿葛洪奏惠民五局以偽藥給賣詔監官管淇閣大章閣邱椅各鐫一資潘師文展磨勘二年徐應龍進讀續　帝學至蘇軾所讀淳化二年太宗皇帝謂侍臣曰諸牧監馬多死近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罥秣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申訴

太宗皇帝深哀憐之民雖能言上下隔絶不能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衆又非如馬可致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疎遠民之疾苦無由上達應龍奏曰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孟子謂其恩當及百姓蘇軾因殿庭飼馬事廼言及民之疾苦是皆遇物見意廣其君之仁愛者也上曰昔人開導其君類多如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亦甚矣任牧民之寄知此理者十無一二望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守臣之際亦乞審擇上然之 庚寅皇太子講堂奏乞講尚書者從之 袁燮進讀 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為朋黨之論燮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逆黨汝愚豈謀逆者上曰此時天下洶洶燮奏曰賴陛下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說既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謂之偽學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陷君子燮等奏誠如聖訓次進讀續 帝學元祐元年司馬康講尚書洪範又用三德哲宗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玉音請書於冊燮奏帝王之學要發問周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害博學之必曰審問之臣亦願陛下勤於訪問

上曰問則明　日南至上不視朔
十二月己亥朔李楠奏知楊州應純之非守山陽背
公徇私榜將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黜罷從之　庚子
徐應龍進讀寶訓至　昭慈皇后處瑤華宮事應
龍曰茲事其初也人衆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
矣京城之變昭慈以廢居瑤華不與北徙既而垂簾
聽政以位授之　高宗豈非　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
乎上曰當時宮中所謂厭勝者烏有此理應龍奏曰
惟其不信即無是事若漢之武帝惑孰甚焉李楠奏
曰陛下聖明廼灼見無是理　癸卯李安行奏乞將

今年綱運應入浙者就江東三司截留科撥理為和
糴之數却責三司以元降糴本於浙西豐熟州郡就
便收糴從解豐儲倉或平江嘉興和糴倉祗還元撥
之數其江東諸郡如建康太平池寧國廣德等處守
料撥隷司農寺交納者亦許元撥應副江上軍糧却
就行在支撥和糴米還司農寺支遣其部綱賞格當
照地里差之次與推元賞從之　盛章奏祖宗之世
內藏所積或至三十庫三司有闕於此假貸　陛下
躬行節儉而內帑空之諸州合解之數以囑托而寖
虧主藏出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修內司支歷

令赴比部驅磨元祐門御史上官均請復舊制令户
部太府並主行內藏檢察出納今士大夫顧忌無敢
言者不過以左右近習忌聞是說願陛下參酌成憲
令外廷數內帑從之又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楫御軍
無律赴援畏怯詔鐫二秩送軍前自効 甲辰以禱
雪蠲大理寺臨安府三衙私酤茶鹽贓賞錢 丙午
臣僚奏安豐軍教官何知昌化軍教官張毅然各擅
離任入朝覓舉乞並罷黜仍乞下諸路監司郡守今後
教官不得妄作訪求遺書差出及入資幕從之 己
酉御射殿閱軍頭司武伎 庚戌月入井 辛亥徐

應龍進讀續 帝學至劉唐老言大學論入德之序
應龍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而達之天下國家
唐老之言是也上曰大學之言甚切治體 甲寅袁
變進讀寶訓至上跋晉王羲之書蘭亭詩序云 覽
此敘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
高世之志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
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
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 變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
文妨要最計利害 高宗當紹興元年金虜方强中
國多故之時發為聖訓今殘虜未平邊烽未息願

陛下體 高宗之意激厲士大夫 上然之丙辰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三年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令 祖宗成憲不敢改也應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得從權裁決豈復有成法乎 上深然之又讀續 帝學至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為邪以小人爲君子則不可應龍奏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為君子而德宗乃以為賣直盧杞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乃以為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

上曰君子小人最為難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子之言當即其事而觀之 己未以禱雪命大理寺臨安府三衙決繫囚兩浙州縣亦如之 庚申徐應龍讀續帝學至 仁宗皇帝與講讀官講詩至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謂侍讀丁度曰老子云治天下若烹小鮮謂此也應龍奏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詩言誰能烹魚者乎但溉其釜鬵而已 仁宗皇帝四十二年安靖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之耶今日為 陛下牧養斯民者以苛察為明以督促為能望 陛下時有以丁寧訓飭之 上曰然 壬戌給諸軍薪炭錢

甲子以雪賜輔臣燕于尚書省　是歲斷死刑一百
六十八人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八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三

玉牒初草

寧宗皇帝　嘉定十二年

正月戊辰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赴大慶殿朝賀
聶子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已巳不視朝　癸酉袁燮以己見進對論豫常燠若
時雪未應由逸豫之故願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
可回上曰毎日在禁中焚香致禱燮奏古人應天以
實要須修政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上曰
人臣來說者少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來說　乙亥

大風　戊寅袁燮進讀　寶訓至御史中丞趙鼎疏
論宰相呂頤浩過失燮奏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為
股肱心膂任以大政故大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為耳
目無所不言故大臣不敢為非上曰此所謂言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則上下之精
不通則為否卦若臺諫不言何緣得知朕只要人來
說　吏部引見計贊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蔡闢奏乞申嚴百官出入局之節及常朝後殿四參
之禮從之　壬午下詔貢舉　甲申盛章奏朝廷每
給和糴犒賞並以銅券而兩淮州郡將帥率以鉄緡

折支物貴緡輕實原于此乞嚴行戒飭　李安行奏
近有指揮凡逃絕田產為民冒耕若請佃在戶者並
令召賣拘錢解封樁庫官吏奉行過當開告許之門
立刻奪之令所在怨嗟且逃絕田已經紹熙間置局
出賣嘉定間嘗再根括為錢不過一百八十萬緡而
已乞下諸路應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以租課
者並免估賣其因近降指揮為人剗買者給價還剗
買之人並從之　甲午吏部引見馬任仲等二十三
人詔並改合入官　袁燮進讀續　帝學至上官均
言明君操術自有至要蓋好學則明天人之道通古

令之變好問則察郎臣之情達天下之政燮奏上官
均之言可謂切當臣願　陛下勤於訪問柴中行因
言亦須觀其所問之人問於正人必能盡忠問於邪
人反為正人之害上深然之燮奏人之邪正亦不難
知但觀其所言為已乎為國乎則邪正判矣　丙申
李安行奏知婺州趙懋夫裒斂折秋毫每日輪官受
輪別貯出剩即其多寡以課能否其折價也每石以
七貫而回糴軍糧也以三貫二百軍民怨嗟詔罷之
二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袁燮進讀　帝學
崇寧三年幸太學遂幸辟雍御製辟雍記宣和四年
幸秘書省次幸秘閣燮奏當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
乃致夷狄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顚倒雖崇
儒學亦無益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止是觀美
初非務實何以能過夷狄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讀
寶訓至紹興八年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遼遠宜精擇
郡守奏云臣前此兩試廣郡親見其閒武臣為郡者
狼藉殊甚李安行奏云右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
此文臣甚優上曰此等人未練歷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云前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
良事陛下能記之否上曰士良歸老語其徒云天子

不可令閒暇必觀書見儒臣則納諫智深慮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陛下能記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徐同知樞密院事江淮宣撫使禮部尚書任希夷徐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二子賓客　癸亥以武師為道池州副都統制　甲子臣僚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料敵無先見臨事無豫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寢台命從之
三月丁卯詔太學博士樓昉面對讀劄至事力不敵猶當掩擊攻劫口奏云虜欲求和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崖岸彼豈肯退聽　上曰當立些崖岸又讀至變官軍怯懦之習口奏云若　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昂官軍人人敢戰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頭重上曰然　已巳鄭昭先除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並兼太子賓客　戊子大理寺丞梁丙降兩官罷以臣僚論其暫守楚州短於御衆激使携故也　辛卯夕有流星如太白　壬辰知沔州兼利西安撫丁焴特轉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賞其誅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為利路副總管擅斬統制張斌領兵二千徑下沔州或言其謀害張威張虎焴執而誅之故有是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冤者　癸巳徐應龍進讀　寶訓至

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路帥臣皆用武臣
帝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臨矢石應龍奏云如丁煟
在泗州臨事深識權變若邊頭盡得若人而用之復
何患上曰此人殊有謀略　甲午袁燮進讀　寶訓至前
御筆督諸將進兵事燮奏近日諸將多不肯向前
有領兵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者宜戒飭之
又讀續　帝學至程瑀侍讀隨事者明其説上曰近
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燮因奏觀程
瑀事則知向來讀官亦進講義也上曰只讀一遍則
無益於事

閏三月丙申朔　袁燮進對因賀生禽偽駙馬燮言
若當時與虜講和安得有今日之事上曰若講和則
鋭氣銷鑠燮奏人主鋭氣豈可銷鑠　己亥臣僚奏
吏部郎官康仲隸以儒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台無
善狀詔仲隸與祠　辛亥柴仲行進講羔裘大夫以
道去其君之詩言古人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
道去其君也上曰人主容納諫争則人臣得以行其
道　壬子袁燮進讀　寶訓至工言劉錡順昌之勝
未為善戰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又稱李寶非惟
驍勇其心術亦可倚杖燮奏高宗選擇將帥專取其

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之法紫中行亦言安豐受
圍甚久初未嘗出戰却稱大捷十數上曰被圍七十
餘日乃敢欺罔如此 庚申袁燮進讀寶訓至手
詔三省今後侍 有闕選師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
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有政績者燮奏 高宗
此詔可謂得人主用人之要蓋必經歷外任然後通
練世務上曰更迭之法誠不可廢次讀録忠義門燮
奏蘇軾有言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有伏節
死義之臣今日立朝之士偷免苟容者多只觀輪對
便自可見上曰此只見為爵禄燮奏 陛下更宜崇

獎節義
四月丙寅朔 辛未前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
之弊上曰雷同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機全
在陛下 壬申填入氐房口 癸酉月入太微垣
臣僚奏戒都提刑周居信被名參月遷延營私乞寢
名命從之 甲戌臣僚奏知池州葉凱以酷濟貪乞
行鐫斥從之 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
徒 癸未朝獻景靈宮 甲申亦如之 辛卯參政
政事曾從龍除職與宮觀 太常議故相余端禮謚
曰忠肅 壬辰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兼參知政事鉞

章奏大府卿四川總領王鉉姦險貪㥽隱匿糴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萬蜀民怨咨皆謂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鉉每侵撓其事權禍流四蜀歸裝捆載舳艫蔽江乞重賞典憲詔鐫三秩罷之　癸巳李楠論曾從龍被命宣威遷延卜日乞寢除職予祠之命又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蜀席卷乞重行黜責並從之居誼褫職鐫三秩　甲午福州觀察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爲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修國史日歷同提舉編修勅令　丁酉詔朕紹累聖之統撫九有之師信不足以睦鄰威不足以制敵醜虜匪茹輕啟兵端生民何辜重罹於荼毒空國以逞仍年于茲往來迭擾於三垂大小不知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効順之多我武用張彼氣自奪果速鯨鯢之戮遂空狐鬼之群漸底晏清少寬憂顧然念創殘之後尚多愁嘆之聲室廬既墟婦子不保民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扞邊死事之家盍盼卹典臨陣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或失律而逋逃或乘時而嘯聚悉疏禁網用穆迓衡於戲除戎器戒不虞敵愾修陳之政發德音下明詔共爲安集之圖咨爾群倫體予

至意應兩淮京襄湖北利州路沿邊諸州軍府縣鎮
曾經蹂踐驚擾及轉餉勞役去處恤死節赦罪囚蠲
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張威
為右武大夫楊州觀察使依前沔州都統制　癸卯
袁燮進讀續帝學至迪功郎朱熹辭台命乞嶽廟上
曰熹安貧樂道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燮奏熹
累召不至而孝宗亦重之自初官即與改秩可見崇
儒好賢其後入為侍從出典方面又嘗擢置經筵當
陛下龍興之初實為講官上曰記得朱熹在經筵即
是朱在之父燮同說書柴中行奏陛下記得朱熹

如此其子猶在罪籍本無大過陛下能扶拭而用之
亦足以見不忘忠賢之後上然之　臣僚奏監　州
縣期會不報動涉歲年乞詔者部攷覈稽遲必罰無
赦從之　甲辰以扈再興為鄂州副都統制　乙巳
利西路安撫司言和州鄉貢進士何大用等三十四
人狀乞將權知郡趙彥呐優加旌異詔彥呐特轉兩
官知西和州　丙午袁燮進讀續帝學　孝宗皇帝
聖訓云朕常語東宮德性已自温粹須是廣德讀書
濟以英氣則為盡善燮奏人君之德固以温粹為本
然不濟以英氣則無以立大事決大疑惟有英氣則

有英斷而人主之德全矣欲全此德非學問不可此孝宗所以言廣讀書也上曰此事全在學問　丁未徐應龍等奏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學徹卷乞宣付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没入寶應縣韓侂胄田五十九頃撥充忠義人耕種從淮東提刑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安丙爲保寧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事兼知興元府利東路安撫使　己未秘書監柴中行輪對奏近上官職須親出陛下手然後權歸於上又奏古之用人謂之尊上帝上曰只是要無私

不用非人也又奏三學狀關此事不可含糊須早處分大抵公是公非合於人心則人心自平上曰然又論邊事臣觀邊庭種類至多使殘虜滅亡亦須數十年不定朝廷卒未有息肩之期安可一日少忘邊備今偷安之徒只欲苟目前富貴豈復顧　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日大患最在虛誕使邊備失措置難倚使上曰須是慤實理會因奏山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刺然亦不可置之腹裏況陰誘雜人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暗此心一偏邪正是非貿亂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知人之法然必在人

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亂　上然之　癸亥以進讀續帝學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于秘書省　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姓名來上籍於中書隨才任使

六月甲子朔臣僚奏尚左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宮觀　乙丑臣僚奏新除太常少卿蔡鬫未嘗試邑昨除臺察冒濫居之彈擊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宮觀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丁卯權工部尚書胡榘禮部侍郎袁燮並罷以右諫議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章右正言胡衛監察御史徐邈年張次賢言其

和戰異論侍班漏院會食公堂紛爭求勝樊開明黨害及國家故有是命　庚午以隨州棗陽縣為棗陽軍從京湖制置趙方請也　辛未太白晝見　乙亥以嗣濮王不㜕薨輟視朝　庚辰太白入井　壬辰臣僚奏軍器監黎伯巽傾詐兵部郎中高禾當華髮之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趙彥适權姦之甥乞並與郡著作郎陳鞴憒憒無聞與參議官大理寺正沈繹丞蔣誼與宮觀並從之　詔朝士補外推殿試前三名省元釋褐狀元朝蹟稍深許之為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丞二著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癸未李楠

奏前江淮制置使李珏權重謀疎泗上之役實珏遣
行損國家威重啓夷狄卿心乞候服闋奪職仍乞沿
江兩淮各制置使其有官序尚卑資望猶淺則姑命
以副使從之 丁亥命從臣日一人禱晴於天竺山
卿監郎官禱于霍山祠 詔二廣監司應闕官去處
不許白帖差攝已差人限兩月赴本司陳毀違者追
冒請俸給計贓坐罪 己丑張次賢奏申嚴胄試假
託宗枝遷就服屬之做從之 辛卯太白經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趙綸官二等旌
其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于井 辛亥宣繒奏

董居誼誤國罪大從降三官落職未足示懲詔居誼
更降兩官送居永州 甲寅戚章奏乞先降糴本令
臨安府兩浙漕司差人還至極邊諸郡廣糴米斛以
寬淮民從之 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師道誕謾
無勇詔罷之 庚申蠲天水軍嘉定十一年分貢瑞
慶節銀絹以經虜寇焚湯故也 辛酉光州奏虜犯
光山縣知縣許泊權統制韓貴叶力捍禦貴鏖戰屢
捷以寡不敵衆陣歿泊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泊武翼
郎貴修武郎並與一子承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濮王安

定郡王之人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跪者津遣至宗
正司銓量都堂審察令奏事訖取旨除授或序當承
襲不堪拜跪者特轉一官與一子恩澤却於以次入
選襲又奏選擇老成更練之人為知宗並從之詔戶
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庚午臣僚奏江西浙東等處和糴並以一色官會近平
抑配乞以金銀品格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制置司依舊利州置司令安丙往來
興元府等處措置邊面　丁丑太白犯權左角少民
星　壬午蠲建寧府七縣嘉定七年至九年第五

等戶積欠稅租為緡錢十萬從守臣史彌堅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熒惑　庚寅李𡘷奏朝紳
進對監司守臣僚上五事與夫草茅獻議多有可采
而未及行乞置籍記錄委官考察其可行者條列取
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讀徐應龍讀寶訓有自東京
來者云張九成投偽齊帝曰朕固知其不然應龍奏
曰非高宗聖明九成必遭中傷上曰飛語為足信又讀
張常先汪召錫莫汲范洵等告訐帝曰可並與追削
編置應龍奏曰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高宗可

謂深得詩人疾讒之意上曰此誠可為子孫家法
甲辰李楠進讀　寶訓至帝諭輔臣曰朕欲治贓吏
須檢舉祖宗舊法先告諭庶行之不暴上曰祖宗治
贓吏至棄市楠奏高宗嘗曰不必至此第黜足矣繼
今有贓敗者乞並遵高宗聖訓杖脊流之嶺表　乙
巳徐應龍進讀通鑑至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
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應龍奏曰昔之
將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事掊尅而
不恤士欲其臨危効命得乎惟　陛下嚴戒飭之
癸丑詔令皇城司招刺三百人配填親從等闕　省
衢州西安縣西尉置龍游縣主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
以皇叔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大
宗正事師禹為少保保寧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石
為保寧軍節度使奉國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楊谷為
奉國軍節度使　徐應龍進讀　寶訓至紹興二十六年
樊光遠進對云近投荒者還官職物故者復資品錄
子孫又帝諭輔臣曰往時士子或上書忤秦檜抑本
貫或宅處聽讀致妨應舉可並放逐便上曰當時秦
檜用事在朝賢者斥逐去盡應龍奏曰　高宗既為
之復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士人亦令逐便恩亦厚

矣陛下觀書能察及此公道幸甚　丙辰月入太微
垣　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統領張世忠策應
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詔張世忠鐫三官降準備
將　辛酉臣僚奏沿邊令尉須年六十以下方許差
注見任人令各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部別行
注授從之
十月癸亥朔　甲子朝獻景靈宮　丁卯臣僚奏乞
戒勅監司郡守各察其屬舉賢糾惡歲終具數來上
省部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察重罰從之　己巳詔
攢殿前司事務王端理獻錢會叁拾萬貫令本司樁

管　庚午月入羽林　辛未張次賢奏淮西陸運舊
分兩路東路自安豐運至無為無爲運至廬廬運至
濠西路自蘄運至黃黃運至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
百里半月可以往復民亦樂趍近歲邊吏措畫乖方
東路之夫遣往西路甚或不給路費顛踣道路乞戒
勑諸司勿得越境借夫諸邊吏假軍期科優者必罰
無貸從之　甲戌工部郎中張午進對奏前此方面
之臣及江淮諸將類無可恃當急收賢望拔用智勇
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版曹之用不繼上曰內
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德恭儉宜貫朽粟紅今中外

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故當節用不當取民上曰誠
是又奏邊事上曰蜀中兵火可念午奏陛下軫念邊
遠如此天下無十全之利圖事揆策固當惟目前之
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上曰當慮後
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于貢院　庚辰群臣上壽
辛巳賜文臣宴于貢院　癸未大燕集英殿　丙
戌李楠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推排陛下降
之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　辛卯胡衛奏知
欽州林千之殺人為饌乞差大理寺官審勘　上曰
然又奏乞令四蜀守臣各修軍政廂禁軍弓手之籍

闕者自下招填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行不虔者
從之　臣僚奏淮東刑提刑兼知揚州洪汲退縮辭
難乞別與州郡從之時朝議移帥閫于楚州汲有畏
論故也
十一月癸巳朔　丁酉以雪賜輔臣宴于尚書省
徐龜年奏前王管川秦監收公事趙彥綰斬各本錢
不盡支散致四都統司戰馬闕數乞寢彥綰召命從
之已亥日南至御史德殿群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
白癸卯詔臨安北山劔門嶺今後毋得於其所鑿山
伐石以張次賢論其泄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

遣大理正孫逕鞫林千之獄于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
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陽郡王陽次山為太保
安德昭慶軍節度使進封會稽郡王致仕尋薨輟視
朝二日贈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
述為寶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中宣
贈奏子述入蜀之初不能拊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
亂害及王人驚惶奔竄僅以身免乞將子述奪職罷
祠從之　己未李楠奏於無事為有事之備上曰極
是寧有備而無事不可無備而事至無所措手楠奏
殘虜雖已垂亡宜加意設備上曰困獸猶鬭　壬戌詔

置安邊所幹辦公事一員臣僚奏今後宗室監試無
官應舉照鎖應以七人取二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
舉所放數上之朝廷如取應例立為定額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鹽官縣海潮衝突沙
岸傾堋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浙西諸司築捺
仍撥上供錢米為工役費從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
豫進對奏畢上曰人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卿
言極當　辛未詔以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石
賑贍臨安貧民　詔省闈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專
考宗子試卷　辛巳胡衛奏權刑部侍郎何剡久若未

疾弗為去就詔剳與宮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舶務除依條抽分和市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之　丙戌臣僚奏乞諭三邊制帥逐路帥臣搜訪偏裨之有武勇智慮者奏聞令樞密院審察陞擢從之　丁亥臣僚奏前知瓊州楊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陳士廉專事欺誕妖兇跳梁副吏何彬為賊謀主而不能察詔炎正士廉各鐫一秩罷之又申嚴京官臺參之制謂如有過犯未改正者本臺未與放參銓曹注擬亦視臺關為準今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臺乞下臺部自今京官劾罷元犯應二年若一年半參選者與仍舊外具有限半年放參者並展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僚奏戰士歿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年半因傷歸栅身死者增支九箇月而孝糧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十一年旨揮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歿者因傷歸栅者云病死請給截日住支老幼轉為乞丐乞下諸軍病革此弊從之　己丑以陳立為興元副都統制程信為利州副都統制　是歲兩浙路户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建路户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八

萬九千六百一十八斷死刑一十八人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三

第 8542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園短大図書館
928
コ
20

第 [illegible]